

【日】石川达三

金中译

# 女人， 活着为谁？

# 女人活着为谁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9年·福州

# 女人，活着为谁？

〔日〕石川达三著

金 中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75印张 275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80534-124-9

I·115 定价：3.28元

## 译者前言

日本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年了。

1986年12月，我访问东京时，作家吉村昭、津村节子夫妇向我建议：应该去探望石川夫人。其实，我早有此心意，但怕夫人见了我触景生情，引起悲伤。吉村先生说：“石川先生去世后，门庭冷落，夫人很感寂寞，你去看望她，她肯定会高兴的。”

12月9日，我在曾在山东大学留过学的高桥欧阳君的陪同下，访问了位于东京都大田区田园调布的石川达三故居，受到了石川代志子夫人的热情款待。

夫人说：“您译了石川的那么多部小说。他生前经常提到您的名字。那年邀请您来日本访问，您没能来。他终于没有机会和您促膝长谈，成为终生的遗憾。”

石川达三先生可以说是我走上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早在1940年，我就读过他的著名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在这部作品中，他大胆揭露了侵华日军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作品发表后，杂志遭到查禁。石川本人被判处禁锢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当时，我对日本文学几乎处于

无知状态。但石川达三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1956年，石川达三访问中国时，我有幸结识了这位号称“直言居士”的伟大作家。从1957年至“文革”前，我和他一直有书信往来，他并将他的小说《风中芦苇》、《人墙》等寄赠给我。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大地回春。我从“四人帮”的迫害下获得了解放，开始有机会翻译石川达三的作品。从那以后的十年间，我已翻译出版了石川达三的《金环蚀》、《破碎的山河》、《风中芦苇》、《人墙》、《青春的蹉跎》、《骨肉至亲》、《恶女手记》、《最后的世界》、《浑身是泥》、《他有七个敌人》、《敞开的门》、《爱的终止时》、《熔岩》、《诱惑》等20部（篇）长、中、短篇小说。受到了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石川达三的名字已广为中国读者所知。

石川夫人说：“他在日本常常受到误解。但在中国却如此受到欢迎。这实在不可思议。”

我说：“中国某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日本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不应该是川端康成，而应该是石川达三。”

夫人听了我的话，谦虚地笑了。“他生前从不指望得什么勋章、奖金。他只希望他的作品有广大的读者。”

夫人随手送了我一批石川先生作品的文库本。其中特别提到《女人，活着为谁？》和《充实的生活》这两部作品，说这是石川先生为妇女鸣不平的控诉书。要我无论如何介绍给中国读者。

《女人，活着为谁》与《恶女手记》一样，是用书信体

写的小说。作品的主人公美岐子用第一人称以血泪控诉了她所结交过的几个男人的罪行。这儿有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有涉世未深、不懂得爱情、自私自利的大学生；有表面上“忠君爱国”，实际上道德败坏，患性病的军人；有道貌岸然，披着绅士的外衣，实际上是玩弄女性成性的医生……。美岐子的父亲是一位为革命奔走，客死在异国他乡的老社会主义者。美岐子的身上流着革命者的血液。她对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妥协、洁身自好，追求自己美好的人生。但作为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只能处处碰壁。可一直到最后，她也并不气馁。当她对所有的男人表示绝望后，她决心自食其力，闯出一条生路，勇敢地活下去。这部作品语言生动、真切，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

《充实的生活》写作的年代正是日本民众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卫条约斗争如火如荼的六十年代。作品通过一个女演员的日记，从侧面反映了在这一伟大斗争中广大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的过程。石川达三笔下的女主人公朝仓纯子以及她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不是苍白无力的虚构形象，而是来源于生活、忠实于生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文艺作品的真谛在于生活真实。只有真实的作品才能感动人。作品从朝仓纯子与丈夫吉冈弘一离婚开始到最后她委身于剧作家石黑市太郎，把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女演员最后投入民众运动行列的全过程描写得如此细腻、可信，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也表明石川本人对日美安全条约的鲜明的政治立场。在战后动荡的年代里，石川达三对重大政治事件都用自己的作品作出了回答。读者可以从《金环蚀》、

《人墙》、《破碎的山河》等作品中看到石川达三始终是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

从日本回国后，胆石症一直困扰着我。从1987年4月至9月，我四次住院接受治疗。躺在病床上，我老是惦念着这两部作品，在取得医生允许后，我断断续续地终于译完了这两部作品奉献给读者。

石川达三的这两部作品完全用女人的笔调写成的。我力图保持原作的风格，有几个章节三易译稿，仍然觉得不很满意。诚挚地希望翻译界的前辈及广大读者指正。

金 中

1987, 12, 10

于济南市中心医院

# 目 录

---

译者前言

女人，活着为谁？

充实的生活

# 女人，活着为谁？

—

樱井先生：

我知道，写回信给您是多余的。您收到此信，在未拆开之前，肯定会皱起眉头。我明知道您不愿意读这样的信，才故意提笔写的。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写这样的信。我认为没有必要费这么大劲，写这封信，可能再一次受到您的轻蔑。不过，收到您的信，我不回信，您会永远睡不好觉的。这么一想，或许可以说，我写回信是为了让您放心。在您放心的同时，我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得到平静。我想您会理解的。我要重新关门了。

先从结论说起吧！

您那封恳切的信中所包含的内容，我都明白了。我没有异议。一切按您说的，您所希望的去做。

因此，从今天起，我和先生您是陌路人了。

倘若在银座的街头或歌舞伎座的回廊上偶然相遇的话，互相抹抹嘴唇，装作不认识。我不是个愚蠢或轻佻的女人。我不会在众人面前让您丢脸、为难，以达到复仇的目的。这种想法我一丝一毫也没有。维护先生您的名誉固然重要，我更加得维护自己的名誉。我只有感谢先生您的心情，却没有非报仇不可的理由。收到那封信，我想起过去一年另几个月的漫长的日子里，我对先生您的深切的爱，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说实话，那封信实在太突然了。正因为太突然，我略有点儿怨言。那封绝交信看准了女人的弱点，来个突然袭击，或许是最有效果的。真的，确实很有效果。真要一刀两断。我当时不禁吃了一惊，先生您竟会隐藏着如此干脆，如此迅速，一刀能把人的胸部刺透的决断力。您干得太漂亮了。

反观自己，未免太愚蠢了。我想女人要比男人好得多。有人说恋爱是盲目的，而我简直是个瞎子。我下班回来，公寓的房间里放着您的信。我拿起信，不用看反面<sup>①</sup>，一看是您的笔迹，我心中一怔，伫立不动。这难道是不祥的预兆？或者包含着几分不祥的成份？请您不要笑话，我脑际闪过的比这种预兆更为强烈，您猜是什么？我还以为您向我求婚哩！因为我等待您求婚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到今日为止，您从来没有提起过结婚。最初几个月，我是您的患者，理所当然。以后七八个月，或许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用全身一以皮肤和行为代替语言，许下了爱的誓言。然而，从那以后，您未提过结婚。您有您的理由，而我

---

<sup>①</sup>日本人写信的习惯，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写在信封的反面。

太愚蠢了，总相信有朝一日必定会从您嘴里说出求婚的话。  
我等待这一天到来，拼着命献出我的爱情。

您几乎是不写信的，竟然突如其来给我一封厚厚的信。  
我想：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您的信中，那规规矩矩的字迹。……我看到这字迹，便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即使是绝交信，我认为您不必写得这样规矩，阴冷。这一行行整整齐齐、丝毫没有情意、象一根根木棍似的文字的行列，简直象阅兵式似的一动不动的姿势。

我读了5遍，整整读了5遍。

我是个容易死心的女子。因为我具有一种智慧：能判别什么事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目的，什么事再努力也是徒劳的。我懂得经过努力仍归于徒劳的事，那么最聪明的办法是毫不留恋；早早死掉这条心。这种智慧来自我在社会中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用您的话来说：“有过许多经历”。我这满身疮痍的女人，是伤痛教给我这种智慧。先生您的信，又增添了我新的智慧。

**樱井先生：**

对您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请听听我的一点想法。

（……你有许多我所不知晓的经历。我决不是责备你。这恐怕对你来说是无可奈何的。我至今没有向你提到过这些事，试图作出努力，一心一意地去爱你。但是，我越想越觉得我所不知晓的事儿时时缠住我的心。特别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我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的心中间隔着一堵厚墙。我

是一个懂得负责任的人。几个月来我一直认真考虑我们的结婚问题。但当我碰到这堵难以逾越的墙，我便下不了决心。如果就这样结婚，那么这堵墙将会越来越冷酷，最后使我们都陷入不幸。这样做，太残酷了。还不如早些分手好。至少不至于互相受到伤害。我不得不这样考虑……)

樱井先生，您不是个才20岁、不通人情世故的小青年，而是有学识、道德、财产和社会地位39岁的有人格的医生，您竟会假装正经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使我哈哈大笑。或许这是您的纯真。而您这个纯真的男人竟然会使失去纯真的女人绝望，想到这里，我觉得您可怜。我毫无怨言。

一句话，您的意思是“我讨厌你这个有伤疤的女人。”别人啃过的苹果，当然谁不愿意拾起来再啃。我是个没有资格被您拾起来的满身疮痍的女人。说得干脆点，您从什么时候才知道我是有伤疤的女人？我今年32岁，认识您的时候31岁。难道您只考虑到我是个没有任何经历的女人。既然您知道我有伤疤，为什么还带我去箱根？您说：“……还不如早些分手好，至少不至于互相受到伤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带我去箱根，互相加深伤痛呢？

我这样说，或许您不愿意听，我知道您的心情，现在我代替您来辩解吧！

(不，我本来想把我们俩的关系发展到进退两难的地步。这样，隔在我们中间的那堵墙或许会被冲得粉碎。而一直拘泥于过去的我的心情将会从此得到清算。但结果还是失败了。)

然而，这是您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体面的辩解，您的

本心恐怕还要恶毒些。您本来对我这个有伤疤的女人不抱希望，在抛弃她以前，您暂时把她占为己有。您是不是有这样的劣根性？或者反正有伤疤，索性再给她多一条伤痕，这样做不需负特别责任，您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正因为您把我当作有伤疤的女人，因此只需写一封一刀两断的信，您的心也不会感到痛苦。是不是？

我终于被当作次品处理了。说实话，我一开始心里就明白的。您一无所知地接近我时，我便意识到，总有一天您会把我的老伤疤揭露出来，从而导致悲惨的结局。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男人们是讨厌次品的。一旦把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女人再分辨也白搭。因此，当初一开始我望着您心里发怵，尽量疏远您。

悲惨的结局似乎来得晚一些，结果却是同样的。假如您说的话全部出于您的内心，那么您被这样次品的女人缠住，您应该感到懊悔、悲伤、痛苦，仿佛自己倒了个大霉。而对我来说则无所谓。我早有思想准备。只是圈子绕得大了些，其结果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看来，受玩弄的或许是先生您。

您信上说，您知道我过去有许多经历（但我至今没有向您提到过这些事，试图作出努力，一心一意地去爱你。……我越想越觉得我所不知晓的事儿时时缠住我的心。特别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我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的心中间隔着一堵厚墙。……）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您是位体面的绅士。规规矩矩，彬彬有礼。您对女性，尊重她们的人格，决不说一句轻视她们，嘲弄她们的话。您不愧为以医学安身立命，在社会上叫您“大夫”，而

您本身又符合“大夫”身份的体面的绅士。对于我这个次品的女人，您总是尊重我的意志，承认我的人格，从来没有轻蔑和强制的行为。您真是位值得尊敬的男士。

按照绅士的礼仪，您虽然察觉到我这个人过去有过许多经历，但您决不去碰我的旧伤疤。而我呢，却感到不告诉您，心里痛苦万分。待到我突然想起要向您坦白时，您赶紧转了话题，把话岔开，想方设法阻止我坦白。您说：（我至今没有向您提到过这些事，试图作出努力一心一意地去爱您……）多谢您对我深切的关怀。

然而，您说，（我所不知晓的事儿时时缠住我……）那么先生您为什么不努力去拆除“横在我们的心中间的厚墙”呢？假如这堵厚墙被拆除了，心灵的隔阂消除了，您所不知晓的事儿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过去的一切经历全都被您知晓后，那么您愿意不愿意我们俩结婚呢？这些事恐怕您都没有考虑过吧！因为您是位体面的绅士，所以您不想打听我过去的秘密，这话听起似乎很有道理。但为了保持您绅士的体面，您当然对我过去的经历不屑一顾，于是在您的心中筑起了一堵墙。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心中间隔着一堵厚墙”，看来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您那绅士的假面具。是不是？

假如有什么东西缠住了您的心，妨碍了您的爱情，那么您应当勇敢地去探询我的过去，要求我坦白。作为我来说，假如您正面要求我坦白，那我该会多么高兴啊！要求女人坦白，那是男人爱女人所作的努力，是消除两人爱情道路上的障碍物所作出的一心一意的努力。而女人则哭哭啼啼，然而

却包含着真正的喜悦，全部彻底地坦白，然后以谦虚的心情，将自己交出来请求男人判决。然而，先生您没有提到这些事，而以一心一意爱我为借口，不要求我坦白。

说得难听一点，对于偶然相遇的娼妇，度过短暂一夜，那么男人不能要求她坦白。您明知她过去有许多经历，您可以不去问她，倾注您短暂的爱情，从而得到满足。

先生您戴着绅士的假面具，曾经努力“一心一意地爱我”，话说得挺好听，实际上您把我当作娼妇看待。因此，您不愿意碰我的旧伤疤，又在似乎表示同情的语言的掩盖下，不要求我坦白。无论您怎样辩解，归根结底，从本质上来说，您太不严肃了。

恐怕您一开始早已拿定主意：这个女人是次货，不能作为结婚的对象。因此，您没有必要要求我坦白，您甚至想到了那样的坦白，反而会给您添麻烦。

从您的绅士的礼仪出发，不是您不去碰我过去的经历，而是您用绅士们惯用的阴险手段，深谋远虑，一步一步地掐算，您才决定不愿意打听我的过去。您太狡猾，太卑鄙了。

假如您听了我的坦白，您必定会原谅我的过去。至少为了使我们的爱情关系更加深入，您暂时原谅我。只要原谅过一次，以后您就不能再责备我了……您早就算到这一步，考虑得失，因此决定不去碰我过去的伤疤。这是您的最后一招，最后的王牌。当您要和我分手时，您可以让我哑口无言，干干净净一刀两断。难道还有比这更有效、更适宜的手段吗？以毒攻毒，您拿我的老伤疤让我自己栽跟斗，而您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不仅是您，所有称为绅士的恶狼都会采

取这“贤明”的手段。

这样看来，这次悲惨的结局是您以前就考虑好的预订的行动。对我来说，是预期的结果。换句话说，两人都按预测那样得出了结论。这不是什么悲剧，也没有什么不幸，至多是费点神的游戏罢了。因此，我一开始就说：“您那封恳切的信中所包含的内容，我全都明白了。我没有异议。”

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今天起，您和我是陌路人。是从未见过、从未相识过的人了。不过……

您的最后王牌，成为最大的问题的我的老伤疤，我的经历究竟是什么呢？您一点儿也不知道，您打了一张自己一无所知的王牌。这岂不是笑话！我认为您至少应该了解您所抛弃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有过哪些经历？对我来说，您既不了解我，又把我当作次货将我抛弃，我也实在太委屈了。

到昨天为止，假如您听了我的坦白，您将失去您的最后一招。如今一切都已过去，为了将来给您留下回忆，听一听这个愚蠢的女人满身伤疤的生活经历，恐怕也不会给您添多大麻烦吧！至少您听一听这冗长的坦白，也算作是您对被您抛弃的女人的灵魂的祭礼吧！倘若您有心奉献，难道这不是绅士的礼仪所应该做的吗？……

## 二

**樱井先生：**

“过去的经历”究竟有些什么呢？先生您不想知道我的经历，只认为“有经历”的人都是不好的。难道我的经历就那么坏么？

男人也有经历。您结过婚，婚后5年丧妻的经历。然而，您并不把这些事当作“自己坏的经历”。

男人把自己有“许多经历”用“有丰富的经验”加以美化。而女人有“许多经历”则视为“满身疮痍”尽力贬低她们。我的经历和先生您的经历相比，看看究竟谁是满身伤痕！

我知道说这些话无济于事。女人是卖方，当然没有男人喜欢买“次品”。问题在把女人当作“卖方”，这究竟对不对？而且男人有选择权，女人无可奈何。招女婿，女人有选择权，但无论如何，买方比卖方有决定权。因此，把我当作次品处理，这是社会的风俗习惯使然，并不是您的过错。您只是根据社会的一般习俗，尽力避开有人将“次品”塞给您。

我的经历——首先从序言开始。

我父亲是位老社会主义者，提起他的名字或许您也听说